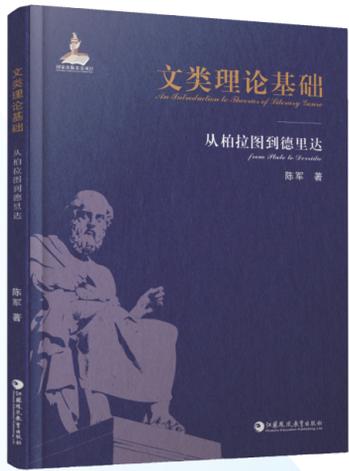


西方「文类」

观念史与形态史新述

□谷鹏飞



《文类理论基础:从柏拉图到德里达》,陈军著,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23年5月

陈军教授的《文类理论基础:从柏拉图到德里达》一书布局严谨,述论精当,以观念史与形态史互文叙述的形式,阐述了西方从前柏拉图时代到后现代西方“文类”文体变迁的历史,是对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正史”的重要补充

《文类理论基础:从柏拉图到德里达》突出阐释了西方从古至今文类内部发展的差异性,并细致筹划了一种以文类等级为中轴,以文类划分、文类界限、文类发展、文类规则为旁枝,以文类起源、文类偏长、缺失现象为枝叶的西方文类理论的多声部发展历史。

“文类”(genre),国内学界惯称“文体”,它作为一种关于文学的“秩序”与“秩序理论”,既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对自我心灵的形式化外显,也是人类对自然人生的图式化抽象,代表着人类从古至今身心成长的重要符号。也正因此,文类问题一直是文学理论的关键问题,也是人们理解文学发展及其时代变革的一大密钥。

从历时性角度来看,西方文类从古至今的发展,不仅是作为人类创造的感性艺术形态本身的变迁,更是人们生活方式、观念心态乃至时代文化本身的转变,其中也常常隐含着文化与文明等级的此升彼伏。因而以文类为关联点,揭示不同文类所折射出的对西方文艺本质认识的时代性不同,应该抓住了理解文艺及其时代心理的钥匙。

换句话说,西方文类的产生及其发展演变,绝非文学艺术家凭空虚构的无关紧要之物,相反,它始终与西方文艺理论自身的发展关联一体,始终与西方民众的现实生活与生存信仰关联一体。不同的文类发展及其历史性演变,既反映出两千余年来西方不同文艺观念的消长起伏,也体现出文艺在西方精神科学谱系中的不同位序变化,更折射出文学在西方民众生活中的不同地位及不同功用;对不同文类的梳理阐释,不仅开显了时代性审美观念的演变,更涵括了西方文论与文学的古典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时代思潮的激荡。因而对不同文类的提倡,如以“模仿”或“创造”为文类本质,表面上界分的是文艺类型,内里隐藏的却是人们对真理问题的不同理解,文类问题由此也成为艺术家实现不同存在自由与不同艺术真理的通道。

《文类理论基础:从柏拉图到德里达》的重要创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全书论证逻辑清晰,结构合

理。全书隐含着两条论述逻辑:一条是文类理论史线索,分别阐释作为文学观念的文类史与作为文学类型(风格)的文类史,这是遵从思想史的内在逻辑所作的梳理。另一条是文类发展史与文类理论演进史的互文叙述,这是遵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哲性叙述。两条线索的结合,易于阐明西方文类“小史”形成互文叙述,有效扩展了“小史”的语义容量。从经典建构的角度看,这种互文叙述,也极易使文学文类“小史”通过“文类”勾连而形成一条新的经典建构思路,考虑到塞尔登以“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为纲建构文类理论篇章,并重点论述文学创作方法、创作主体、作品特性、作品背景、作品功用等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却未及文学“文类”专论,因而本书以西方“文类”为轴线所作的历史性讨论,从一个重要侧面构成了对塞尔登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正史”的重要补充。

第三,该书将文类问题置入与西方文学理论创作论、批评论、功能论等互动关系之中,将文类发展“小史”置于文学理论发展“大史”当中,重新厘定“文类”在文学理论中的地位及其重要性,揭示出“文类”问题的源发性与扭结作用,为学界突破经典教科书限于作品类型论(“三分法”“四分法”)之于文类的单向度认识,构建起以西方文类谱系为纽带的新的西方文艺理论体系,凸显出西方文学理论的新面貌。

另外,该书题目戏仿英国文学理论家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使文学理论“大史”与文学文类“小史”形成互文叙述,有效扩展了“小史”的语义容量。从经典建构的角度看,这种互文叙述,也极易使文学文类“小史”通过“文类”勾连而形成一条新的经典建构思路,考虑到塞尔登以“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为纲建构文类理论篇章,并重点论述文学创作方法、创作主体、作品特性、作品背景、作品功用等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却未及文学“文类”专论,因而本书以西方“文类”为轴线所作的历史性讨论,从一个重要侧面构成了对塞尔登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正史”的重要补充。



近年间,作为一种关于文学秩序与秩序理论的研究,“文体学”已然成为国内学界的显学和文学理论的重要支脉。中国古代的“文体”概念,类似于西方的“文类(genre)”概念,西方的“文体(style)”概念,则类似于中国古代的“风格”概念。本期特邀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谷鹏飞、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胡大雷,推荐西方文类学与中国古代文体学的代表性学术成果,探讨这一文学理论的研究路径。

——编者

“中国文体学兴盛,标志着古代文学学术界的两个回归”

□胡大雷

吴承学的《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把风格学与文体学紧密联系起来论证。习风格学者,从文体学中看到了风格学;习文体学者,从风格学中看到了文体学。该书是探寻中国文体学研究路径的有效尝试

以诗为词与以词为诗、以古人律与以律入古、以文为诗与以诗为文。第九章讲文体风格与文体的语言形式,其中包括体格声调与兴象风神、格律声色与神理气味。作者以风格入手来谈文体,越讲越细,越讲越深入,越讲面越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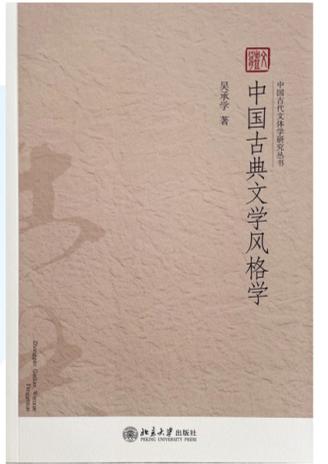
体有万殊,以风格立文体

在《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中,吴承学把风格学与文体学紧密联系起来论证。习风格学者,从文体学中看到了风格学;习文体学者,从风格学中看到了文体学。吴承学曾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绪论》中说:“中国文体学兴盛,标志着古代文学学术界的两个回归:一个是对中国本土文学理论传统的回归,二是对古代文学本体的回归。”由此可知,中国本土文学理论传统、古代文学本体具有整体性、表现性的特点,风格学、文体学以及其他“学”共同构成的“整体”,而具体研究则注重于具体“表现”出来的具体之“学”。

以风格立文体,这是古代文体学的较早做法,曹丕说:“徐幹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应场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等等,都是就风格立人。《典论·论文》把多种不同体裁的作品归纳为四种风格:“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曹丕把四种风格归纳为不同体裁的作品,是以风格立“文体”。陆机《文赋》列举了十种重要文章体裁的风格特征,如“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譎诘”,把十种风格归纳为不同体裁的作品,也是以风格立“文体”。文章的面貌千变万化,所谓“体有万殊”,而每一文体的面貌则有相对的规律性,是以风格来规定的。古代文体学的“辨体”之说,其中一个方面便是对于不同时代文体制度的辨别和评价,每个时代的文学由于处在大致相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中,有某些相同的审美趣味,所以其作品呈现某种相似的风貌。

形似与神似:辨别文体要看本质

古代有这样的观念,判定文体,文体形态固然重要,但文体风格亦不可缺,所谓文体学上“形似”与“神似”的问题,徒具文体形态的作品,或不被社会所认可为同一文体。如北魏末年,崔巨伦被葛荣叛军俘获,因为他文采很好,叛军要起用他为黄门侍郎,崔巨伦十分畏惧成为伪官。五月五日那天,葛荣会集官僚,令巨伦赋诗,巨伦乃曰:“五月五日生,天气已大热。狗便吃死,牛复吐白舌。”他以此表明自己不会写诗,没有文采,于是获免。崔巨伦的作品不



《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吴承学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

能算诗,只是徒具诗的文体形态而已,是所谓“形似”。又,北魏高僧曹曾作《杂诗》三首,其一云:“冢子地掘,星宿天围棋。开坛瓮张口,卷席床剥皮。”意思是地上的坟头好像博戏的布子,天上的星宿好像天人在围棋,打开酒坛是瓮子大张口,卷起席子如睡床剥层皮。隋时《启颜录》把它当作笑话记载,宋时《太平广记》记载了它,把它入《嗤鄙》门,视之为供人讥笑鄙陋之物,都没有归为诗。又如试帖诗、应制诗,说它是诗,也可以,说它是“制科”体,不是“诗言志、诗缘情”的诗,也是有道理的,沈德潜重订《唐诗别裁集》,其序里说:“五言试帖,前选略见。今为制科所需,检择佳篇,垂示准则,为人春秋闹者导夫先路也。”这几句话清楚地说明了前人选集不录“五言试帖”即不认为它是正宗的诗,现在录入,也只是“为人春秋闹者导夫先路也”。因此,在南朝后期区分文体上的“文、笔”问题,萧绎《金楼子·立言》说:“至如不便为诗如箴、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为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云义,神其巧思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靡纷披,宫微靡曼,唇吻调会,情灵摇荡。”遂钦立《说文解字》认为,这是“放弃以体裁分文体的旧说,开始以制作的技巧,重为文笔定标准”,意谓不以文体形态区分文体了,而重在以具有风格意味的“制作的技巧”来区分文体。这些是说,判断文体,须注重其本质,形态只是外在的标准,其内在的风格、体制,或许更为重要。反过来说,文体的影响力,也是以文体风格为著的,程千帆《赋之隆盛与旁行》有:“两京之文,若符命、论说、哀吊以及箴、铭、颂、赞之作,凡挟铺张扬厉之气者,莫不与赋相通。”赋是以“铺张扬厉之气”引发着其他文体向自己学习的。

称吴承学以风格学入门研究文体学,或许并不合他的本意,作者之“如此”这样说,而读者之“如彼”那样接受,也是可以的。我只是想通过他的研究,讲一讲从风格学入门进行文体学研究的合理性。也是想证明,条条道路通天,对有志于文体学研究的青年学者而言,从任何学问、任何路径入手作文体学研究,都有其合理性。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看,中山大学的文体学研究学者各有自己的研究路径。但是,我更想说的是,文体学研究的入门,一来要学习成功者的经验,二来更应该自主创新。文体学研究的入门,应该是五花八门的,应该是各种各样的,青年学者应该努力去开拓,其努力的结果,也成就了自我的文体学研究成果。或许你的文体学入门之路,是前人所未关注到的,当然这是学界更为鼓励的,这就是为学术界开拓出一条新的文体学研究路径,这就是学术创新,届时,这样研究路径也更将沾溉学者、沾溉社会。

Advertisement for the 5th 'San Mao' Prose Award. Includes title '第五届“三毛散文奖”征集作品启事', organizer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 and a list of prizes and submission details. Also features a '脊梁' (Spine) section with a list of authors and their works.